关上房门,老胡感觉松了口

在可可西里被神龙见首不见 尾的大货车堵了大半天,好不容 易赶到沱沱河,真是累惨了。身 后,刚和衣躺在床上的妻子痛苦 地大声哼哼起来,老胡的心又悬

'我的头好疼,像要爆炸。整 个人轻飘飘,昏沉沉的,感觉好像 不行了……"妻子漂亮的五官难 受得变了形,原本红润的脸孔苍 白得像个重病人。她靠着垫高的 枕头上,用手揉搓着太阳穴,一副 痛不欲生的样子。

"高原反应,多休息一下,慢 慢会好的。"老胡小声说,一边拖 过行李箱,拿出茶叶和手机充电 器。老胡也头昏脑涨,走路像踩 在棉花垛里,轻飘飘的。

"你先别弄事情,过来我旁边 坐着。"妻子的腔调变得有些奇 怪。平时高声大气的她,音调变 得轻柔起来。老胡将手机充上 电,朝妻子走去,目光与她的目光 对上了,那痛楚的眼神里,裹挟着 一丝年轻时多次让他怦然心动的

老胡刚坐到床边,妻子就像 母亲一样,一把将他搂进怀里。 老胡不适应,微微挣扎,想离开这 有些突兀的温情怀抱。妻子感到 了他的挣扎,却不放开。

'我真的感觉快不行了。咱 俩结婚二十多年了,从来没有这 样过。"妻子喘气很重。"别想多 了,就是正常的高原反应,慢慢适 应就会好的。"老胡摸着妻子有些 冰冷的手,说:"接近5000米的高 海拔地区,反应肯定会激烈-些。张姐说过,没事的。

张姐是此次自驾游的策划, 也是一名医生。"你以为医生说的 都对呀?我不是按她说的,出发 前几天就开始喝红景天了吗?怎 么还会这样?"妻子盯着老胡的脸 看,眼窝里慢慢溢满了泪水。

"怎么还哭啦?"老胡想抽出 手来,给妻子擦泪。妻子将老胡 的手按住,不让他动弹。"这么多 年了,你是不是感觉日子过得挺 委屈?是不是觉得我对你太凶? 妻子的眼里泛起久违的柔情,与 一路上动不动就大声对着他吼的 样子判若两人,让他依稀看到了 刚刚恋爱时那个女孩的样子。

老胡怦然心动,他想坐起身 来,妻子却用力按住了他,这强势 一按让刚刚唤起内心柔情的老胡 猛然回到了现实。他看到的是妻 子眼里的温情与蛮横混合出来的

老胡不再挣扎,只是长长地 叹了口气。



"怎么只叹气不说话?是不 是已经对我失望到无话可说?"妻 子盯着老胡问。老胡不敢再与妻 子对视,干脆闭上眼睛,有气无力 地说:"唉,老夫老妻了,说这些有





什么意思?再说,什么叫凶?什

么叫不凶,其实也没什么标准作 判定,过日子嘛,习惯,就好了!' 老胡说完,又挣扎了一下。他记 得张姐说过,在高原上,要尽量少 说话,少动作。

他把这话说给妻子,希望她 躺下好好休息,自己也好去泡杯 茶喝。但妻子还是不放他走,喃 喃自语道:"唉,其实,我也知道 你挺不容易。在单位上,你们刘 局脾气不好,动不动就吼人,回 到家里,我又成天对你凶巴巴 的,也不知道,你是怎样坚持这

"唉,别说这些了,你好好睡 一觉,明天还要多开几个小时的 车,才能到拉萨呢。"这趟自驾西 藏,为安全起见,走的是青藏线, 昨晚住格尔木,今天准备到那曲 歇息。没想到,在可可西里遇到 大堵车, 夜很深了才到沱沱河。 明天必须多辛苦一点,才能赶到

妻子仍旧没有放开老胡,用 手轻抚他的头发,继续道:"我早 先挺温柔的,你记不记得,我是什 么时候脾气越来越大,对你越来

老胡轻轻晃动脑袋,说:"记 不清了,反正习惯了,习惯就好 了。还是别再扯这些没用的了, 你好好躺下休息,明天要赶路 呢。"说完,他猛一使力挣开妻子

在烧水泡茶的时候,老胡瞅 了妻子一眼,她眼泛泪光,一副楚 楚可怜的小女人模样。



老胡开始回想,妻子到底是 什么时候开始对自己凶起来的。

都说,女人抓住男人的胃,就 抓住了男人。老胡觉得,应该加 一句,是控制住了男人。妻子总 是下厨忙活,某次,大汗淋漓做好 饭菜,叫了好几声,都没让电脑前 的他动屁股,妻子终于光火,于是 大吼起来:"再不来吃饭,我就倒 了喂狗了,信不信?"在妻子的吼 声里,老胡、还有后来的儿子,都 屁颠屁颠赶紧坐到餐桌旁,一边 拿碗筷,一边对着妻子赔笑脸。

又或许是某个夜里,老胡激情 飞扬,妻子却了无情绪。于是,说 许多好话,直到用哀求的方式,来 达成自己的目的。这样一来,对 于妻子,就有了一种莫名的感恩 戴德的感觉。每次的儿女情长,

带来的却是英雄气短。 妻子的嗓门越来越高,脾气 越来越大,对他也越来越凶。习 惯渐渐成了自然。

有时候,实在受不了,老胡也 顶多瞪妻子两眼,然后,转身走出 家门,到街巷里猛抽几根烟,再看 看街上的车水马龙, 听听空中鼎 沸的人声,憋在胸口的闷气就像 开了。妻子的大嗓门依旧响起, 但自己该干嘛干嘛去。反正,第 二天,太阳照样升起,日子,也还 是朝朝暮暮地过着。

老胡经常想起一句名言"失 之东隅,收之桑榆"。妻子越凶, 对家人反而越关心爱护,油盐柴 米酱醋茶不用老胡担心,儿子成 长的大部分烦恼,也是妻子在担 着。自己落得清闲,何乐不为?

一转眼,儿子上大学去了,才 有了这次与另两家人相约的西藏 自驾之旅。一路的旅途攻略、吃 住行的安排,也都是妻子跟张姐 对接,他自己只管养足精神,好好

没想到的是,妻子的高原反 应会如此剧烈。更没想到强烈的 高反,竟然唤醒了潜藏在她身上 的温柔,这让头昏脑涨的老胡,更 多了一份不适应。



"啊,我流鼻血啦!"老胡刚刚 喝下一口淡茶,妻子惊恐地大叫

老胡赶紧抓起桌上厚厚一叠 纸巾奔到床边,手忙脚乱将妻子 鼻孔里流出的血擦干净,再拿毛

巾用温水打湿,敷在妻子额头上。 "快,过来,我想跟你交代点 事情,万一真的出了什么事,再想 讲,就来不及了。"妻子用冰冷的 声音有些发嗡。

"这些年一家人省吃俭用,除 了付清房款和车款,我还存了二 十多万块钱在银行,是一个定活 两便的折子,放在大衣橱右边那 个锁着的柜子里,钥匙在我化妆 台的那个铁盒里。如果我真的不 能再陪你们爷俩,你一定要保证 用这钱让儿子读完大学,加上单 位的补助金,给他成个家,应该差

"你记住,存折的密码是 ……"泪珠顺着妻子苍白的脸颊 滚落下来,她说话不快,真有些弥 留之际的感觉。

老胡给妻子擦干眼泪,又拍 了拍她握着自己的手,轻松地安 慰道:"不就流点鼻血,至于这样 吗?张姐说过,流鼻血也是正常 的高原反应,别瞎想了。"妻子用 惊恐中带着深情的眼神看着老 胡,忽然将他紧紧抱住,说:"万一 我真的有三长两短,我不在乎你 另外找个女人,但要找也要找个 脾气好的对你温柔体贴的女人。 这么多年,你总受我的气……但 是要找,也等我走了三年过后,还 要她保证对我们儿子好些,我,我 ……"妻子越说越动情,最后泣不 成声,讲不下去了。

老胡眼眶有些发红。但理智 让他强势起来,一把将妻子放倒 在床上,拉过被子盖上,用坚定的 口气说:"嗨,净整些偶像剧的 景。快点睡吧,明天要赶去拉萨 呢。"妻子"嗯"了一声,将额头上 的毛巾递给老胡,翻身睡去。



天刚刚亮,旅伴们就被张姐 逐一叫醒了。大家急急地洗漱, 之后收拾行李上车。

听到老胡说起昨晚妻子的强 烈高反,张姐忽然责怪起他来: '嗨,不是跟你讲过,如果高反太 严重,可以找我拿点药片去吃的 吗? 你怎么就忘啦? 真是的。"老 胡妻子一听,眼睛就瞪圆了,吼起 来:"你怎么没跟我讲这事,原来, 你是没安好心呀,想我死了,你好 早点讨个新的老婆是不是?"

看到妻子凶巴巴的样子,昨 晚的高反和温柔似乎都已被高原 的冷风给吹走了。老胡一边往车 上放行李,一边辩解说:"你给我 时间讲了吗?"马上被张姐制止 了:"好了,好了,多余的话就不说 了,咱们赶紧出发,看看街上的早 餐店开没开门,整碗面,好赶路。"

老胡赶紧拉开副驾的门,恭 敬地请妻子上车。老胡启动车 子,目光不敢往妻子那边看,车子 开动后,老胡打开了音响。马天 宇的歌声,在车里响了起来:"你 这该死的温柔,让我心在痛泪在 流……你这该死的温柔,让我止

老胡侧脸瞄了怒气未消的妻 子一眼,他感觉,生活在经历短 暂的脱轨之后,终于又回到了正 轨。"噗嗤"一声,老胡兀自笑了

前路漫漫,开长途车,一定要

□余清平

武功秘籍

一年才过七个月,刚招 的第十个装卸工又走了,作 为市里连锁超市总部的人事 部长,我只得再次起草招聘 启事,招第十一个装卸工

刚把启事贴到超市大门 外的壁上,回办公室冲好一 杯茶,我屁股还没落下,一个 年龄在三十五至四十之间的 女人就循着来了。我本以为 她是帮乡下亲戚来打听的, 却不想,说是她本人来应聘, 这差点让我嘴里的茶喷了出

自我接手以来,这个岗 位招的人全都是乡下叔字辈 的人,城里人吃不了这份苦, 而能吃苦、体力好的乡下年 轻人,又嫌工资低。我将她 打量了又打量,穿着得体,皮 肤白皙,精神饱满,即便是农 村人,也是在城里待过数年、 生出无数城市细胞的农村人

超市理货员、收银员的月 工资都只两千块钱多点,装卸 工却能拿到四千多,除了办公 室几个管理员和分超市的经 理,这就算是高福利了。

我估计她光是冲着这四 千块钱工资来的,忘了掂量 自己能不能胜任,就问:"我 们一件货差不多都四五十 斤。你搬得动?"她回答也很 干脆:"搬得动。"

见她还不知进退,我想 起肉联厂送来的猪肉,说: "有的物件一百多斤。"她笑 笑,点头,仍旧坚持说没问

这时,电话响了,送大米 的车到了。

她听出我和电话里说的 内容,恳求般地对我说:"要 不,我先试试?" 那就试试吧。

想不到的是:一件大米, 五十斤,她手牵着袋子的一 只角,我还没看清是怎么回 事,大米就已经稳稳当当地 挟在她的腋下,还一边一袋,

问我放哪儿

我带她去找推车,她就 挟着两袋米跟在我身后,说 不清是啥心理,我多少有点 想捉弄她一下,在超市里故 意绕圈圈,而且走得非常 快。我快她快,我一路小跑, 她也小步跟上。转了几圈后 "终于"找到了推车,回头见 她,她面不改色气不喘

□李佑伦

轮到我吃惊了。 "你是退伍女兵?"她掩 嘴笑,说我真会开玩笑。 '你练过武?"她手指点

着我,差点笑岔了气, 我摸着后脑勺,想了半 天:"你建筑队上干过或者做 过保安?"她不笑了,红着脸: "我是两个孩子的母亲。

见问不出什么,反正她 能胜任这项工作,我就让她 凭身份证办理入职手续。她 掏出身份证,一看地址,跟我

只是一个平常女性哪来 那么大力气,让我费猜,而她 的回答"两个孩子的母亲"更 是让我摸不着头脑。

春节年假,我携妻带子 去丈母娘家过年。一天,在 小区里和装卸工偶遇了, 武 功秘籍终于揭开。她有两个 娃娃(双胞胎). 已经接近三 岁了,长得壮实,体重足有四 十多斤重,她怕孩子乱跑,就 左边一个右边一个抱着和我

她住我丈母娘对面那幢 楼十楼,早些年修的,没电 梯,在她居家专门带孩子的 日子里,孩子们出来玩都得 让人抱,她一天随着上下楼 几次。两年多了,孩子由小 到大,她自己也就成了大力

年后上班,下面分超市 有经理不再来了,我准备把 她调过去当经理,另招装卸 工。董事长询问原因。我有 三条理由,第一条理由就是 "两个孩子的母亲"……

长途公交车在"元山"的 路牌边停下了。

司机指指不远处的公厕 说:"厕所在那儿,要方便的 就方便去,十分钟后开车。'

乘客们便相继下车如 厕。他也去了,小解,很快就 又回到了车上。坐下没多久, 他发现有人买了当地特产麻 辣鸡来吃,也匆匆下车去买。

卖麻辣鸡的摊子在马路 斜对面。过马路时连续有几 部汽车通过,耽误了一些时 间;买鸡时不巧那白白胖胖 的中年女摊主没钱找零,又 耽误了一会儿。交易尚未完 成,司机已从驾驶窗探出头 来催他过去坐车。无奈此刻 那女人已经拿了他一张百元 钞票,找人换零钱去了,而他 手里拎着一只六十五元的麻 辣鸡,进退两难。

车上的乘客你一言我一 语冲他喊:

"哎——别傻等了,她是 故意给你拖时间的!""快过 来坐车吧,大家都在等你 呢!""她耍奸不回来,你再拿 她一只鸡就是!""对,再拿一

一急之下,他不知怎么 想的,真就从摊子上再拿了

一只麻辣鸡,跑回车上。

两个小时后,汽车驶入

□曾勇

了终点站。乘客们下车时, 有个胖乎乎的妇女跑了过 来,问这车上谁是最后一个 在元山站买麻辣鸡的人。下 车的乘客有的没搭理这事, 只顾忙自己的;有的则转过 视线来看他。他心里自然有 些紧张,但强作镇静没搭理, 下车后就立刻转身走向车侧

本以为事情就这么过去 了,没料想出站时,路旁有个 妇女"哎、哎"地叫他,收脚一 看,原来是刚刚下车时见过 的那个胖女人,她摊子上卖 的也是麻辣鸡。

"哎,刚才有人告诉了 我,说我要找的人是你。" 他两眼定定地看着她,

脑子里慌乱地搜寻着对策。 事到如今,赖是赖不掉了,眼 下要做的,就是看要怎么说 元山那摊主故意拖时间,用 以抵消自己的过错了吧……

"拿着,这是找给你的三 十五块钱!"可是不待他开 腔,对方已将几张纸币塞在 了他手里,"在元山卖麻辣鸡 给你的是我堂姐,是她让我 找你的……"



□阮鹏

也只得给老人留下一些钱,带着 护工走了。

入冬后,老人觉得自己的手 有些抖,脚也无力,厌食畏冷, 胸口像有石头压着,他知道身体 像老旧的机器即将报废。老人 端把凳子坐在村口,身前是延绵 不绝的大山,身后是透着古意的 老屋,墙壁上叶子鹅黄的爬山虎 在积蓄能量,等来年的春天再吐

老人看到有人向他走来,竟 是家书!老人问,你咋又回来 了? 家书紧赶几步说,爸,我向局 里打了报告,准备来这里蹲点,了 解山村的变化,掌握些资料,为下 一步林业开发做准备。

老人连声说,好好好! 冬日 的阳光照在他们身上,好一幅乡 村夕照图。

乡村夕照图

冬日,天气凉爽。老人坐在 家门口将稻谷和玉米倒在簸箕 里,再加些沙子,双手握着一块竹 片,在簸箕里搅动,将稻谷、玉米 和沙子和匀。老人双手抱着簸 箕,来到村旁,将食物倒在铺着石 板的路上。村旁那些古树上的乌 鸦、喜鹊和茅棚里的麻雀,一起飞 来,"叽叽喳喳"奏起乡野音乐, 热闹非凡。

阳光填满了山村的沟沟壑 壑,给这偏远的小村落添加一 些生气。老人脸上的皱纹如同 琴弦,流泻着轻灵的音符,飘 洒开去

老人是村里前党支部书记, 今年七十有八,有四个儿女和两 个孙子两个外孙。自从老伴八 年前去世,他就独自守在这。那 时候,儿女们一致决定带老人去

城里享受。在县林业局工作的 家书说,爸,您去县城跟我一起 过吧。老人说,不成不成,孩子 正读高中,我去了会打扰他学 习。在省城一所学校当校长的 老二家明说,爸,我房子大,您 跟我一起去省城过吧。老人连 忙说,不成不成,你管着几千个 孩子,我去了会耽误你教书。老 三老四是女儿。老三家卉说,爸, 您与我一起去广州过,那里一年 四季都温暖。老四家敏双手搂着 老人的脖子接口说,是啊,爸,我 在深圳,与姐姐近,您可以两家来 回轮流着住。

老人看着孩子们,摇着手说, 不成不成,那么远的地方,回来一

次很难。 儿女们知道父亲在找借口, 他是放心不下那些鸟儿。以前,

村里人多,种的庄稼多,那些遗落 在田野中的粮食足够鸟儿过冬。 现在,村里人都搬去城里,就没人 种田,每年冬天,天寒地冻的时 候,这些鸟儿没地方觅食。

家明考虑了一下说,爸,现在 有了高铁,您若想回家,高铁"呼 呼"几下子就将您送回来了。一 个钟头"呼呼"地跑三百公里,人 坐在里面,像飞一样 老人笑了,来了兴趣说,以前

火车开动的声音可都是"咔嚓咔 嚓"的。家敏笑道,爸,那是普快 特快的声音,现在的高铁,就像孙 悟空腾云驾雾一般,您去试试 吧。家卉也接口说,爸,那感觉就 像您坐在屋里一样平稳。

老人听了,有点心动。忽然, 几只鸟儿从窗外飞过,他的眼光 顿时黯淡下来。他说,孩子们,我

身子硬朗,能照顾自己,我哪里也 不去,若你们想我的话,便回来看 孩子们拗不过老人。

今年年初,家明见爸没有以 前 那 么 硬 朗,便请来了一位护 工。老人发火了,说,你当我是首 长,要警卫员伺候?

家明赔着笑脸解释说,爸,这 不是警卫员,是我们兄妹给您请 来的护工。老人更生气了,说,啥 长工?我又不是地主老财。

父子俩一个要留下护工,一 个执意不肯,没商量的余地。老 人说,你们的孝心,爸懂,也明白, 你们有这请护工的钱,还不如给

我多买些喂养鸟儿的粮食。 父子间打起了拉锯战。家明 特意在家多住一天,陪老人聊聊 天,在山林里四处走走。最后,他

内二科效益是提高了不少,可

笑。他两头为难:撤了,既打自 己的脸,也会遭到医院管理同行 的嘲笑;不撤,得拿出充足的理

终于,大刘的去留问题被提 上了常委会。一张由芳主任亲手 制作的内二科效益曲线图摆在院 长面前,他一笑置之,将一沓资 料压在上面,他心里已经有底 了。然后院长让助手给每位常委 发了一叠资料,包括几份报纸的 复印件,以及一份全院绩效数据 曲线变化图。

等其他常委都看得差不多

卫计委官网也转载了,甚至还一 度成为院长论坛的讨论焦点,主 人公正是我院的大刘。再看全院 效益数据,尽管内二科的经济效 益降低,但是我院整体的经济效 益同比增长明显。大刘说的提高 客户满意度忠诚度,其本质就是 让医院在社会上拥有良好的口 碑,让广大群众信任我们医院, 进而带动医院整体经济效益的增 长。你们再去看内二科的办公室 墙上,这几个月他们收到的锦旗 比其他部门全年还多。

众常委惊讶之余,猛点头。 书记说道,据我所知,今年本 市一些医院接连发生了医闹、伤 医事件,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医 院口碑好,也是一种效益,叫社 会效益,我们要让经济效益和社 会效益齐头并进协调发展……

六月绩效一出,绩效办芳主 任立马向院长报告:蝉联三个月 啊,内二科依然全院第一,倒 数!原来经济效益好好的一个 科室,竟成了全院的惊叹号。 院长,现在上上下下意见都很 大啊。

院长淡定道:引进一个高端 人才不容易。我会找大刘再谈

大刘是院长亲自挖来的高端 人才,什么SCI论文、科技进步 奖,一张 A4 纸都写不完的。所 以他一到医院,就被委以科主任 的重任。但也不知大刘怎么搞 的,他一上任,内二科的诊疗收 入就断崖式下跌。现在他们科 每月拿的只是平均奖金,所以经 济效益在平均线上的就得倒贴平 均线下的科室。这自然引起不少 人的不满。

外号"戆医生"。

院长也一度怀疑,难道擅长 搞学术的就不善于临床管理吗? 但经过多角度了解,他发现虽然 内二科收益下降,但科里大多数 医护人员还是很认可大刘,说他

为人老实正派,处事公道,人送

在同行看来,大刘确实奇怪, 该用好药的他不用,该做手术的他 尽量不做。甚至他还在研究一个 奇怪的课题,探讨中医"望闻问切" 代替先进诊断设备的可能性。他 不但自己这么做,还要求其他医生 也这样,科里多数医生居然支持 他,真是奇谈怪论啊!

此举唯一的好处就是给患者 节省了大笔开销,但是科室效益 却一败涂地。因此芳主任总是积 极给院长打报告,而且说这不是

打小报告而是大报告!原因嘛于 公于私兼有,内二科原来的主任 是她老公,自从大刘空降而来后 就被破格降为副主任了。

院领导班子自然也很着急, 七个常委,除了院长,都有意把 大刘撤掉。但院长一直力排众 议,说要给大刘一些适应和成长

院长也多次找大刘谈话,不 外乎就是强调科室经济效益的重 要性,那是考核的重要指标。可 大刘油盐不进,坚持要提高什么 客户满意度忠诚度,还说要清除 医患矛盾的根源,云云。

到时我也爱莫能助了。 三月后,芳主任非常开心 地找到院长:我得恭喜大刘啊,

院长无奈给大刘下了最后通

牒:再给你三个月,如果还没起色,

仍然是全院垫底…… 院长听完,脸上露出一丝苦

由说服众人。

时,院长才开口:《五毛钱医生》 《好心的"戆医生"》……这些报 道已经在社会上引起较大反响,